

Each year, after the midnight blizzards, there comes a moment of thaw when the tinkle of dripping water is heard in the land, a strange story for the night, the winter in his decision forth to peep in the earliest beginning.



踏著

# 李奧帕德 的足跡

海

外

觀

鳥

行

旅

On the Trail  
of a Birdwatcher

The winter is likely to display an indifference to mundane affairs as if its maker had hitched and dropped the reins. I follow, curious to deduce his state of mind and appetite, and



鄭鴻生◎著



踏著

# 李奧帕德

的足跡

海 外 觀 鳥 行 旅

鄭鴻生◎著

*On the Trail  
of a Birdwatcher*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海外觀鳥行旅=On the Trail of a Birdwatcher  
／鄭鴻生著．——初版．

——臺北市：允晨文化；民90

冊； 公分．——（生活美學；54）

ISBN 957-0329-26-2（平裝）

1.鳥—北美 2.鳥—澳洲

388.851

90017708

生活美學<sup>54</sup>

## 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

——海外觀鳥行旅

作 者：鄭鴻生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發行人：廖志鋒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主 編：李怡慧

電腦排版：崧展企業有限公司

特約編輯：洪虹玲

製 版：崧展企業有限公司

美術編輯：劉寶榮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 [eas@tpts6.seed.net.tw](mailto:eas@tpts6.seed.net.tw)

服務專線：(02) 2507-2606（代表號）

傳 真：(02) 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日

定 價：新台幣220元

ISBN: 957-0329-26-2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推薦序

## 陽台上的小髻

張文翊

《聊齋》有個故事叫〈小髻〉。講的是山東鄉下地方，忽然有些和村人素不相識的矮人不時來攀談。沒多久便說，我們要做鄰居了。過四五天，又說已經搬來了，卻不講明到底住哪。鄉人懷疑那是狐狸。可能住在村北的古冢。於是共操兵杖前往，果然聽到墓穴裡好似有千百人在耳語。不久，出來數不盡的尺許小人，村人鼓噪攻擊，「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獨留下一個細紗金線裝飾，胡桃大小的髻，「嗅之，騷臭不可言」。

我不懂的是這些山東鄉下人。狐狸幻化成穿戴儼然的小人，遠遠的住在村北無人荒塚，暇時上門來閒聊，不是挺可愛的嗎？爲什麼要棍棒待之？即便他們來借家用品，村人若吝嗇不給，東西就自不見，那也犯不著把他們打到倉皇逃走吧？這使我想起作家劉大任。

大任夫婦住紐約市北郊，我們去紐約，常受邀去住。房子後山坡是一片深不可測的密林巨木，二十年來他們墾出一塊平整的草地，邊緣圍種上玉簪花。那天，坐在書房外搭出的陽台上早餐，大任忽然說要去買一種什麼槍，好嚇退來啃食玉簪葉子的山鹿。我問何不準備些飼料，也許吃飽了，牠們就不會來破壞花園。「不行啊，」他說：「鹿身上有跳蚤的，聽說還有什麼傳染病。」總之，沒得商量。

大任的鄰居，都寫小說的郭松棻和李渝夫婦，也有類似的困擾。李渝種了些蔬菜豆子，地鼠就從樹林子裡打了地洞直通到廚房外的菜圃，人鼠大戰沒個完。所謂「鹿鳴呦呦，食野之萍。」在人獸爭地的現代，只能是美麗的「遠」景。

當然，也不能忘了自我檢討。母親的鄰居要棄養一隻貓。我和孩子不理會恆燁的頑抗，領回了這隻五公斤重的公貓。這隻小獸，雖云家貓，卻是具備了一切貓科特徵。牠匍伏在陽台樹影下對空虛擬撲殺捕獵的身姿，總讓我的思緒飛到遙遠的夢想中的非洲大草原。

即令是這麼小的自然界的象徵，一旦進駐我們的公寓，原有的秩序馬上動搖。這隻人類已經馴養了幾百年的波斯貓後代，一點也沒短少了牠遠祖的生存本能，仍然用屎尿爪痕到處做記號宣誓領域，很快的毀掉全套皮沙發。在男主人逐貓令的威



脅下，一年之內，公貓動了去勢去爪手術，才勉強保住居留權。

這個自然界的殘缺代表，雖然委屈寒舍已經五年，活動範圍仍僅止於書房和客廳，到了晚上宵禁，更縮小到只剩客廳，恆煒還要堅壁清野，把沙發罩起來，茶几上堆滿書，讓貓最多跳上硬梆梆的明式圈椅打盹。這隻可憐的貓，雖然沿襲舊主給的名字喚做「寶貝」，雖然住進人類的家共享空間，但牠所能擁有的空間，卻由不得牠來決定。有時候，寶貝白色的身影會悄悄來到臥房門口，見到我便輕輕探問，那目光分明就是說：「可以進來走走，嗅嗅嗎？」當然是不可以。

賞鳥就好多了。野鳥是牠們自己生活空間的主體，人，只能用望遠鏡看看牠們是什麼鳥，在做什麼。記得第一次「正式」賞鳥，是跟著劉克襄、何華仁到關渡。印象中，我連一隻隱在水草裡的紅冠水雞也追蹤不到。最慘的是遠征太平山那次，鳥鳴滿山，望遠鏡裡卻只偶然捕到幾個飛速掠過、無法辨認的影子，而克襄還告訴我，華仁在某個定點，一個早上就看到了幾十幾種鳥！

我放棄「賞鳥」。在編輯《當代》時，收到鄭鴻生遠遊美洲甚至澳洲的賞鳥記實，委實艷羨，恨不能尾隨，當然每篇都盡快刊出。幾年下來，他的賞鳥散文已要結集出書了，就如同克襄，不但賞鳥、觀察自然，寫自然觀察史，創作無數，華仁

也成了畫鳥的藝術家。這些賞鳥者以他們的創作，與我們分享欣賞大自然的喜悅。

我和寶貝，則仍保有小小的樂趣。當白頭翁或斑鳩來造訪這個樓上公寓的陽台，我們會一起躡足來到窗邊，偷窺牠們跳躍枝頭的姿影和鳴唱；這是熱鬧喧囂錦繡繁複的大自然在逃掠過現代化大都市時，遺落在陽台上的「小髻」。

（本文作者現為《當代》雜誌發行人）



自序

## 打開自然的一扇門窗

對一個在臺灣都市成長的小孩，荒野一詞不會有過可親含意，多半令人想起荒郊野外或荒山野地，有如大海一樣危機四伏。

小時候我們謹守文明與荒野的界線，即使有遠足郊遊的活動企圖逾越，接觸到的也多戴著一層文明面具。來到景點是爲了有到此一遊的紀錄，爬山是爲了去爬這座名山，看海岸礁石也只是爲了一睹像顆人頭的奇石。

我懷著如此與荒野疏離的心態成長，直到去了北美洲留學。我發現荒野的英文字「wilderness」在那裡竟是個美好字眼，而另一個單字「nature」（自然更在科學與文學上佔有一席之地。書店裡會有一個部門，就叫「Nature」，包含自然荒野的各種資訊圖書與文學作品，但卻不包括與飼養寵物有關的東西，那是屬於另一個歸類。更讓我驚嘆的是北美洲的山川大地，自然荒野是那麼可親，甚至在充滿著文明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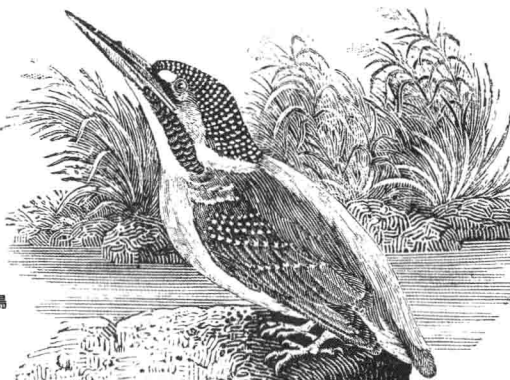


的都會郊區，也讓人難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北國溫帶的荒野對我  
是個心靈的震撼。

### 等待啓蒙

我是個聯考之子，成長求學過程，學校從未教導過周遭的自然  
景物。小學校園裡有幾棵針葉樹，以為大概就是松樹，卻從未能將  
松樹與也長有針葉的木麻黃分辨清楚，沒有人告訴我這裡不會長松  
樹。校園裡還有一顆長得歪歪扭扭的大樹，秋天時肥大的葉子會變紅掉落，當然也  
沒有人告訴我這裡長不了楓樹。其實學校裡既無松樹也無楓樹，但我只能指涉以書  
上讀到的松與楓之名。那時除了聯考之外，就只有羅大佑的〈童年〉一曲裡所描繪  
的景象可資回憶。聯考時代位於都市中心的小學，不僅實質上，也在心靈上與自然  
荒野完全疏離。

從中學到大學，開始學習到都會裡被賦予社會意義的一些樹木。南臺灣的都市  
到處種著鳳凰木，這種初夏花開如火焰的樹木被賦予過度的地方意識，大家卻不知  
道它原產於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渡洋來台不滿百年。讀大學時有條聞名的椰林大



翠鳥



道，但許多人一樣不知道那兩排高大的大王椰原產加勒比海的古巴與牙買加，來台也不滿百年。

在都市裡適應得很好的麻雀，被稱為「厝角鳥仔」，幾乎是所有小鳥的通稱，連在消防隊高塔屋簷下築巢的小雨燕，也叫厝角鳥仔。此外就只有叫「粉鳥」的鴿子，所有的鴿子都是人養的，儘管白天自由飛翔，晚上還是回籠。我們不會知道真有野鴿子，以為只存在王尚義的文學中，不知道就在都會邊緣還有漂亮的珠頸斑鳩與紅鳩。嫁到屏東的堂姐有次提個大鳥籠回來，裡面竟是隻「暗光鳥」（貓頭鷹），那可是稀有的荒野象徵，令大家嘖嘖稱奇。

那時以為都市裡就只有厝角鳥與粉鳥，直到有一天發現滿天飛竄的十姊妹。一九六〇年代的台灣人曾一窩風像老鼠會那樣飼養十姊妹，不是為了親近野鳥，而是為了待價而沽。在炒作下鳥價節節升高，鳥口隨之膨脹，直到有一天氣球終於破了。鳥價崩盤後，養十姊妹的人紛紛將牠們趕出家門，造成滿天飛竄的景象。這些十姊妹被人類從野生的華鳥（文鳥）人工飼養多個世代之後，已經喪失野外存活能力，何況現在又被放逐在都市樓宇之間，只能自生自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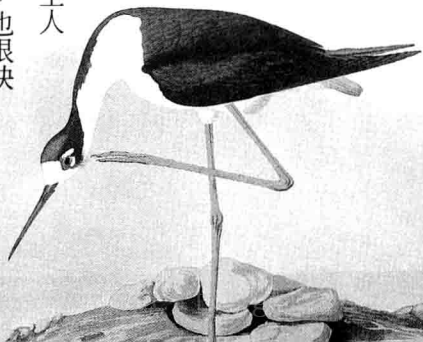
一位家裡正要棄養十姊妹的同學連籠帶鳥送了我一籠，我遂很有興味地養了起

來。我把鳥籠放在頂樓陽台，結果這些被餵得飽足的十姊妹吸引來無數流浪在外的同類。而且飛來的不只十姊妹，還有些不知名的放生小鳥。於是我們養的鳥日逐漸擴大，不僅有外面飛來投靠的，牠們更自行繁殖起來，在這個人工環境裡建立一個生老病死的系統，交配、築巢、孵蛋與育雛的整個過程一點不差。直到有一天鳥籠不小心翻了，而主人也失去飼養樂趣，牠們只好各自紛飛了。十姊妹很快從許多人家中消失，也很快從牠們原本就不能存活的都市樓宇中消失。然而這卻是我第一次從一個非自然的環境中，窺見到一點自然的奧妙。

在那個年代，台灣的都市生活在心靈上是與自然疏離的，而那些收編了的動植物則都被孤立地賦予了某種社會意義，已經不屬於自然的一部份，任何不能納入的只有被驅逐的下場。

### 闖進荒野

我帶著如此與自然疏離的心態，在一九七〇年代來到美國留學。在留學生的忙碌生活與接著上班的緊張日子裡，基本上還是帶著原來的心態在遊覽北美的名山大





川，直到有一天才突然開了竅。

高度工業化的北美大陸雖然有著《寂靜的春天》所描寫的恐怖情景，但美加兩國實在是地廣人稀，那些污染相對而言只在局部地區發生。對一個來自東亞都會的人，這個遼闊大陸的自然景象簡直是人間天堂。北美確實得天獨厚，歐洲移民帶來的工農業開發為時甚晚，人口對環境的壓力甚小，還保留著大片自然荒野。在這裡不需要深入高山深谷，都市的郊區就可能找到一片自然保留區。

我們曾在中西部大湖區待過五年之久，那裡位處北國溫帶，四季分明，季節的交換很清楚地展現，尤其冬春之際的變化更是特別扣人心弦，是生活在亞熱帶的人所難以想像。經過多個月冰封肅殺的冬日，雪融之後樹葉與野花野草的嫩芽爭相冒出，大地換成一片嫩綠的顏色，然後又是百花齊放的景象。北返的野鳥則到處忙著築巢求偶，鳴唱示愛，不能不讓人體會到中文那麼多以春起頭的春情、春心、春意、春色等詞彙所指涉的具體情境了。

在如此春意瀾漫的季節，有一年一對美洲知更鳥來窗口築巢育雛，我們興奮莫名，迫不及待去書店搜尋圖書，想多知道知更鳥的一切。我很快被一本野鳥圖鑑所吸引，書中以精彩的圖畫與說明羅列了北美洲六百五十餘種野鳥。當然包括美洲知

更鳥，而其他的野鳥圖畫則引起我和妻子更大的興趣，平常在房舍附近活動

的好幾種，一一被我們按圖索驥

指認出來。但是平日所見的野鳥卻

有更多是肉眼所難以看清楚的，此時

就得靠望遠鏡了。

有了野鳥圖鑑與望遠鏡之後，每一種看得見的

鳥都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牠自己的屬性與怪癖，不再只是一隻小鳥或大鳥，不再只是一隻紅鳥或黑鳥。妻子也去買來北美洲樹木圖鑑，於是樹木也不再只是大樹小樹。我們住在有著茂密樹林的公寓區，憑著圖鑑遂能一一指認出各種楊木、橡樹與漆樹。北國的溫帶樹林長得並不密集，陽光透過樹葉灑到林間，走在裡頭甚覺清爽，十分怡人，不像熱帶叢林那般陰暗潮濕。因此溫帶樹林裡的各種野鳥活動也就較易觀察，極為迷人。住家附近的大植物園摩爾墩，經常舉辦各種自然探索活動，那裡保留得很好的荒野也成了我們一再徜徉之處。如此周圍的自然景象也不再混沌一片，可有可無，視而不見，反而是具體而強烈地印記到我們心靈活動上。



美洲知更鳥



## 自然靈媒

來窗口築巢的那對知更鳥為我們打開了通往自然的一扇心靈之窗，在北美洲的優越條件下，純粹的自然之美所具有的震撼力就足以讓人迷戀而無需任何理由，似乎是一種心靈的直覺。對於長期與自然荒野疏離的都市人，野鳥更是重修舊好的媒介。鳥類是自然界中最有活力，最具自由象徵的動物，活動範圍不受限於地面，不只在空中自由飛翔，還可浮游水面，甚至潛水。牠們也幾乎無所不在，儘管人類的都市急速擴展，將大部分野生動物趕出文明之境，但居然還有不少鳥類在都會領域存活下來了，真是自然界的精靈。

這些存活在北美中西部都會區的野鳥種類十分豐富，家喻戶曉的就有二三十種。春夏時節，各色各樣的野鳥活躍在屋舍周遭，不少人家會在庭院掛著餵食器，吸引這些自然精靈。北美洲人喜歡野鳥，除了有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外，也承繼了英國人崇尚自然的文化傳統，有著很豐富的寫給一般人的自然圖書，讓心動者很快就能進入狀況。而後我們也發現每個受到英國文化影響的國度都有這個特質。

後來由於工作關係，我們離開中西部遷到別處。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會以觀察野鳥為休閒娛樂，追隨當地野鳥的蹤跡，我們也深入探索了當地的自然荒野野鳥就

成了認識當地荒野的媒介。

在北美洲對自然開了竅之後，回到台灣來，很驚喜地發現不少人也同樣開了竅。不僅環保運動風起雲湧，也成立了野鳥學會，而且參加的大半是年輕人，代表著不再與自然疏離的新態度。當然還是免不了有人在知道我們喜歡觀鳥之後，加上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那你們養鳥嗎？」

有幾年上班必須經過忠孝東路六段，每年春天一到，馬路中央安全島的人工植被上面就會冒出很多野花草。每天早上我總是趁著塞車時刻一一檢閱，那裡長有酢漿草、車前草、蒲公英、黃鵪菜、昭和草、鵝兒腸、鼠鞠草等不一而足。在那令人煩躁的上班車流中，這些安全島上不起眼的野花草竟也給了我莫大的慰藉。

### 開竅之鄉

這些花草並沒能維持太久，有一天突然被剪修地乾乾淨淨。然而這片都會裡的小荒野也有著強韌的生命力，隔年春天這些野花草又會再來一次全面復甦，在令人煩躁的車流中撫慰著我。當然不久久又會被喜歡整潔的人工草皮的都市人修剪一空，再等待下一年的春天。可惜捷運工程一起，那塊安全島上的小荒野也隨之消失



於工程的圍籬中。

我於是發現，人們只要稍作退讓，不覆蓋以水泥與柏油，台灣荒野的生命力會在都會的任何角落復甦。譬如大安森林公園闢建之後，雖屬人為造景卻也提供了一些有別於水泥公園的環境，竟然吸引來不少在台北都市睽違已久的野鳥，如喜鵲、紅尾伯勞、夜鷺、五色鳥等。此外在媒體上，我也發現了不只用「探險」，也開始用「探索」一詞來指涉對自然荒野的觀察，從勇者的歷險變成知性的求索，而二者都是來自同樣的英文字「explore」。近來又發現誠品書店也將「大自然」與「寵物」分成不同的部門，對於荒野的復甦，我遂充滿了樂觀的心情。

北美洲的野鳥對我的自然啟蒙可說永生難忘，回台之後經常令我午夜夢回，是以寫下這些經歷，再加上我們在澳洲（同樣是個有著英國自然傳統的國度）的觀鳥之旅，野人獻曝，分享國人。

多年來陸續寫就這些自然觀察與旅遊紀錄的時光，與我同行於這段追尋野鳥之路的妻子，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此外，承蒙《當代》雜誌欣賞不棄，登載了其中大部分文字，在此更要特別感謝。



自序 打開自然的一扇門窗……………16

第一部 荒野的誘惑 北美篇

北美荒野的誘惑……………	20
摩爾墩荒野紀事……………	23
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	32
知更鳥來引路……………	40
星光下的洛杉磯荒野……………	47
山谷裡的鷓子……………	58
亞利桑那朝聖之行……………	66
追尋白頸烏鴉……………	69
守護班點鴉……………	76
大自然的小精靈……………	88